

从武术文化遗产保护引发对“保守主义”的文化思考

王俊奇

(江西南昌航空大学 体育学院, 南昌 330063)

摘 要: 对武术的传承与保护中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进行探讨。根据国内外对“保守”和“保守主义”的新界说,体育学界对“保守主义”也应有新的认识。“保守”有“保护”、“保存”等涵义,因此文化“保守主义”在对传统武术的保护与传承方面是起到过积极作用的,功与过应该作出客观的评价。

关 键 词: 武术文化; 保守主义; 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 G80; G8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8)02-0095-04

Cultural contemplation of “conservatism” inspired by Wushu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WANG Jun-qi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63,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probed into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m” appearing in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Wushu. According to new definitions of “conservation” and “conservatism”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ommunity should hav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conservatism”. “Conservation” has such meanings as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therefore, cultural “conservatism”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Wushu, and its merits and faults should be evaluated objectively.

Key words: Wushu culture; conservatism; cultural heritage

关于文化保守,在我国研究得很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只有少数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可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讨论很快升温。过去许多人认为,“保守主义”是落后、封建、固步自封,是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然而,随着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病(如人性问题、环境问题、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冲突加剧等),不得不引起对现代化进行反思,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反现代化思潮。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文化保守主义受到更大的关注,在体育学界同样存在保守主义,同样存在体育现代化、国际化与传统体育文化的冲突。

1 保守主义

“保守”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早已存在。《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燕将惧诛,因保守聊城”。这里意指保卫坚守,保持不使丢失。鲁迅在《二心集“硬译”

与“文学的阶级性”》中说:“格里莱柯说地体运动,达尔文说生物进化,当初何尝不大受保守者攻击呢?”这段讲的则是维持旧状,不求改进,即思想保守。我国还有“保守思想”的界说。保守思想,也叫‘右倾保守思想’,落后于客观情况发展的思想。表现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对新生事物抱怀疑态度,片面强调客观困难,对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认为做不到^[1]。

“保守主义”与“保守思想”,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界定上相差不大,而且界说单一。但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和“文化史”研究浪潮的到来,对“保守主义”更有了众多的论说和新的界定。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种是反现代化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多以美籍学者史华兹、艾恺等人的有关论述为依据,认为保守主义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现象,是对实际或隐含的威胁和挑战而产生的一种

历史性反应。第二种是特定价值取向说。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保守主义并非不要变,或是要求变革较少,他们认为判断文化的激进与保守,主要取决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主张文化阐释仍然固守住本土文化框架内的视为保守^[2]。第三种是维持现状说:美籍学者余英时^[3]认为:“保守主义”就是主张维持现状的一种态度或者倾向。还有一种是有限变革论,认为近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是相对于彻底的改革与全面进步、产生于权力集团和知识阶层中间的一种有限变革思潮,它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异域文化的关系、态度和准则^[4]。

现在学者对“保守主义”界定得更现实、更客观、更富有哲学涵义。文化保守主义可以作出多元解释,既是针对全球单一模式化和文化霸权主义作出的自觉保护意识的反映,又是对激进主义文化缺漏的一种补充,是传统文化有力的保护群体;其中还有折衷调和派,还有现代化反对派。所以文化保守主义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当前在多元文化诉求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中,文化保守主义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文化保守主义过去起到的积极作用也被人们所认同。所以,对文化保守主义应有给予新的审视和客观的评价,辩证地看待新与旧,正确处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2 体育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在体育文化方面,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土洋体育”之争中,批判保守主义的声音不少。如1923年蒋湘青^[5]在《体育究竟是什么》一文中说道:“拳术,是以锻炼筋骨,我们承认它是一种健身的体育运动,但是把肌肉收缩,专练死工夫的拳术,违背生理的作用,是不合体育原理的。至于练习拳术,专以打人为目的的,我们更是极端反对”。又说“静坐,有的人说是一种修炼身体的运动,……但是我们总觉得这种静的体育,不能满足人生的需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全盘西化”、“解放人心”、“热烈颂扬西方的近代文明”成了主流思想,而另一方面喊出“打倒孔家店”,把旧儒学说成是“旧道德的死尸”。在这样一种新文化运动中,传统文化受到的冲击远大于清末。于是“五四”之后西方体育加速了在中国的传播,而民族传统体育明显受到挤压,甚至在学校体育中作为一种“配方”被选用。

就在我国中西体育文化逐步走向文化生态失衡的形势下,体育界中“国学派”,也即文化保守主义者站了出来与“西学派”抗衡。如许禹生、张良、张之江、唐豪、蒋维乔等人为民族传统体育叫好,呼吁

保存“国粹”。1924年许禹生^[6]。在《拳术在教育上之价值》一文中提到拳术的五大必要性:第一人生幸福上习拳之必要;第二国民经济上习拳之必要;第三学校教育上习拳之必要;第四审美上习拳术之必要;第五合群竞争上习拳术之必要。并赞誉武术在“强国强种,固国技之尽美善者也。”1932年大公报发表了一篇《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文章,说道:“吾人今愿大声疾呼以告全国之主持体育者!曰:请从此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中国人请安于做中国人,请自中国文化之丰富遗产中,觅取中国独有的体育之道!”^[7]范振兴^[8]1935年在《我对于国术的所见》文章中提到中国有“比较的旧人物,他们是对国术表示敬仰的,在他们看来,国术是难得的无价之宝,尤其是籍以保存忠孝节烈,旧美德的好方法……”范振兴自己对武术的评价是:“国术可以说是‘平民化、生产化、根本化、普遍化’的一种最好运动,而他实际与新生活运动的精神相合,是极值得提倡的一种运动方法。”程登科^[9]1936年写了一篇名为《我们应否提倡中国的民族体育》的文章,该文用问答式的写作方法解释了“何谓民族体育?中国是否需要民族体育?什么是民族体育的原则?”对于中国急需民族体育的问题,他说:“依照本人的主观,中国目前确实需要‘民族体育’,非有此不足以‘复兴民族’及取消‘东亚病夫’之讥,非有此不足以表示中国独立和创造之精神,非有此不足以化除学派,消灭封建,处此民族斗争的舞台,舍‘民族体育’实不足以唤醒贪睡的雄狮。”还有王健吾的《复兴民族与提倡民族体育》等等。由于有这样一大批在学术界、教育界,甚至政治舞台上具有社会影响的人,对“民族体育”进行了各种方式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体育“全盘西化”的速度,并且为民族传统体育(主要是武术)在学校教育中争得一席之地。从1915年武术正式纳入学校体育课程,随后全国的一些高等师范学校以及传播体育的各种组织相继开设了武术课,规定了授课内容、教学时间、学制安排。当时的武术开始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使西方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首次得到融合,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和现代化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3 从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保守主义”的再思考

进入21世纪,中国文化知识界对各民族民间文化和艺术遗产抢救和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近年国际社会和海内外学术界对“文化”、“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等基本概念作了更人性、客观、实际的定义。对“文化”的理解,除了精英文化,上层的、艺术审

美的、见诸文字的、物质的和可视的部分，还应涵盖草根的、民间和大众的、生活的、非文字的、非物质的和无形的文化。

在体育方面，同样存在着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武术、风筝、龙舟、舞龙、踩高跷、枪花炮……其中不少是民间大众生活的、非文字的，甚至是口述相传的无形文化。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发展，在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某些方面受到一定的排挤。有的被人为淡化，有的被扭曲变形，使人们对民族民间体育失去了“文化记忆”，使当代青少年转而热衷于西方体育，如篮球成为中国第一大体育运动，“街头篮球”让大学生十分痴迷；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成为机关干部们最大的喜好；高尔夫球成了老板们享受的休闲体育，还有探险、赛车、蹦极、滑翔等越来越被年青一代喜爱。我们不是说西方体育不好，也不是要排斥西方体育，但西方体育文化与民族本土体育文化的受欢迎度相距甚远，这对优秀文化遗产无疑是一种危险的信号。

近几年来有个别体育界学者和知名专家大力呼吁，并纷纷发表文章，从各个角度论述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急需保护与传承。如《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一文指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祖先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和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活态人文遗产’，具有活态性、地域性、民俗性、群体性等特征。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应依据〈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所提出的方针原则，结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身的特点，在发展中体现原真、生态和多样性。”^[10]又如，《论当代中华武术的文化遗失与重构——以全球化趋势下的国家文化安全为视角》论述道：“综观近半个世纪的现代武术运动发展，因西方体育的强烈辐射及自身的运动趋附，致使原本博大深邃的武术文化发生了一场活生生的‘和平演变’……中华传统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的‘笼罩’下被日益消解，这显然是不符合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以及对于国家安全的文化诉求的”^[11]。有专家对武术教育在中国的缺失、消弱发出感慨：“目前武术教育的状况不容乐观，在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上都存在不少问题。”^[12]《从武术入奥失利引发的文化思考》一文呼吁：“武术发展要克服文化自卑，加强民族文化自信。”^[13]特别是华南农业大学的吕立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文章中，第一次把“保守主义”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联系在一起，并进行了初步探讨。体育界学者们对文化保护的研究正在升温，尤其是近来保护武术文化遗产的热情高涨。如2007年5月26日在

郑州召开的“武术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研讨会，把武术文化遗产保护推上高潮。会议座谈中，韩雪、洪浩、马剑、郭玉成4位博士相继作了专题发言，题目是：《论武术文化遗产保护》、《以人为本保护武术文化遗产》、《保护武术遗产的思索与企盼》、《民间武术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策》等。这次会议不仅代表了武术文化遗产保护高水平的论坛，更是体育学界对文化保护自觉意识的升华，也是武术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信号。

大家对武术“文化遗产”急需保护已形成共识，而且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文化多样性”、“保守”、“保守主义”等概念作出了新界说。我们应该对体育学界过去和现在的文化“保守主义”进行重新审视，并有必要反思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土洋体育”之争中，总是把主张引进西方体育、向前苏联一边倒的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看作是是正确的、先进的、革命的，而把坚持保存、保护民族传统体育（主要是武术）看成是落后思想。事实上，近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文化保守主义不仅是激进主义和西化派的对立互补要素，而且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化的动力。现在有一批学者对近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积极意义作了概括，它以复兴中国文化为主导，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与整理，注重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阐释与理解，注重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在处理文化传统的承接问题上，有其独到之处；以国粹派、现代新儒家为代表，文化保守主义者所高扬的爱国主义旗帜在反对满清王朝、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和抗衡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它在承认科技进步是现代化基本内容前提下，注重心性人伦与科技的和谐发展，从一个重要侧面唤醒人们对现代化本质的全面理解与思考；文化保守主义对西化派的民族自卑心理、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批判^[14]。

回顾20世纪前50年，体育学界“国粹派”还可以被看作是“东方派”。正因为他们坚持保护民族传统体育，并对武术、气功等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及时“抢救”出一些在西方文化强烈挤压下即将丢失的体育文化遗产。当时文化保守主义们也充分利用民族传统体育，在救国图存、乡村教育、抗日救国中发挥了各种各样的作用。1926年，张之江和李景林等人在南京创建了武术研究所，后改为国术研究所，1927年又成立了中央武术馆，“以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主要活动是，研究、教授中国武术，编写国术书刊，管理全国国术事业，而且还举行全国国术考试。考试科目分学科和术科两类，内容有历史、地

理、国术源流、拳术、器械(刀枪剑棍)、劈剑、刺枪等^[15]。这不能不说是“国粹”——中华武术的一种挖掘与保护。湖南汨罗江畔,1939年端午节,正值中日双方进行湖北会战之时,时有日机轰炸,群众却举行了纪念屈原的龙舟竞渡,1943年端午节重庆“全国慰劳会”等组织配合《屈原》剧的演出,举办了规模较大的龙舟竞渡。在老百姓心里,民族传统体育不只是一种体育活动,它还是民族精神的反映,是民族气节的集中表现。这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是老百姓自发的爱国情感的外泄,这也正是我们之所以要保护传统体育文化的理由。

正是因为我们有了保护意识,或者说有了“保守主义”,才使得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形式多样、丰富多彩。据1990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统计,我们已搜集到55个少数民族的676项传统项目,汉族也有301项民间体育项目^[16]。“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华民族977项传统体育,对世界也是一个不小贡献。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我们创造力的多样性》报告,提出了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观点,强调对话交流是共生的前提。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主席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书的前言中强调说:“面对人类辉煌的历史和不可预知的未来,发展再也不能被看作一个单一的、整齐划一的、直线型的路径。如果这样做,不可避免地将会忽略人类的文化多样性和不同的文化经验,从而限制人类的创造能力……这场文化运动促使每个民族在对传统的思维框架进行反思,这场文化运动也使每个民族坚定了走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17]可见,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不是一国的事,全球各国都在反思,我们这样一个文化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更应走在前头,成为世界文化保护的模范。

近现代在体育学界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有一种互补作用。保守主义总是向西化派和激进主义提出质疑,发现西化派的弊端,缓解了体育全盘西化的速度,稳固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老根,从而避免本土文化的崩溃。特别是当前,西方体育全球发展加速,世界体育文化交流中所存在的失衡现象,是对世界体育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威胁,必须予以消除。文化保守主义是文化多样性的动力之一,在对各民族的文化保护方面是富有成果的。21世纪在复归传统文化的社会思潮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中,也需要文化保守主义坚决维护、守住、保存文化的精神,我们应该注重心

性人伦与科技的和谐发展,振奋全国人民在文化方面的自信、自尊、自觉和自豪的情感,最终完成传统文化的振兴,把抢救与保护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事业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 [1]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243.
- [2] 许纪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寻求意义[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 [3] 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 [4] 马庆钰.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检省[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7(3):32-37.
- [5] 蒋湘青.体育究竟是什么[J].教育与人生,1923(1):20-22.
- [6] 许禹生.拳术在教育上之价值[J].体育丛刊,1924(11):1-4.
- [7] 社评.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N].大公报,1932-08-07.
- [8] 范振兴.我对于国术的所见[J].体育杂志,1935,10(3,4):252-256.
- [9] 程登科.我们应否提倡中国的民族体育[J].勤奋体育月报,1936,4(1):2.
- [10] 倪依克,胡小明.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J].体育科学,2006,26(8):66-68.
- [11] 周伟良.论当代中华武术的文化迷失与重构——以全球化趋势下的国家文化安全为视角[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26(1):4-17.
- [12] 邱丕相,王国志.当代武术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体育学刊,2006,13(2):76-77.
- [13] 王俊奇.从武术入奥失利引发的文化思考[J].体育学刊,2007,14(6):63-65.
- [14] 郭齐勇.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 [15] 体育史教材编写组.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32.
- [16] 张选惠.民族传统体育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19.
- [1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M].张玉国,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编辑: 邓星华]